

唐作藩 著

北大 89 級 汉语系 文 鑒 題

音韵学教程

周祖谟 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

音 韵 学 教 程

唐 作 藩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音 韵 学 教 程

唐 作 藩

责任编辑：胡双宝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河北保定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70千字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6,001—1,2000册

ISBN7—301—00156—8/H—017

定价：1.46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音韵学的对象.....	(1)
第二节 音韵学的功用.....	(4)
第三节 音韵学的学习方法.....	(11)
第二章 音韵学的基本知识	(15)
第一节 汉语音韵结构特点.....	(15)
第二节 反 切.....	(19)
练 习 一.....	(23)
第三节 关于声纽的概念.....	(29)
练 习 二.....	(39)
第四节 关于韵母的概念.....	(40)
第五节 关于声调的概念.....	(54)
第六节 等韵图.....	(62)
练 习 三.....	(74)
第三章 《广韵》音系	(75)
第一节 《广韵》的由来和体例.....	(75)
第二节 《广韵》的性质.....	(92)
练 习 四.....	(98)
第三节 《广韵》的声母系统.....	(98)
第四节 《广韵》声母和现代普通话声母的比较.....	(113)
练 习 五.....	(125)
第五节 《广韵》的韵母系统.....	(125)

练习 六	(154)
第六节 《广韵》韵母和现代普通话韵母的比较.....	(154)
第七节 《广韵》的四声和现代普通话四声的比较.....	(169)
练习 七	(177)
第八节 《广韵》音系的构拟.....	(178)
第九节 《广韵》反切的规律.....	(184)
练习 八	(190)
第四章 汉语音韵学简史	(191)
第一节 韵书产生以前的古音研究.....	(191)
第二节 《广韵》以后的韵书和音韵研究.....	(200)
参考书目	(211)
后 记	(21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音韵学的对象

音韵学又叫声韵学。它是分析研究汉字的字音和它的历史变化的一门科学。

音韵学和语音学都是研究语音的，但又是两门不同的科学，因为它们研究的对象不一样。语音学是研究人类发音的生理基础和物理基础的。详细一点说，语音学是对人类的发音进行客观的描写，着重分析人类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分析各种语音的构成。它适用于各个民族的语言。具体到各个语言来说，研究汉语的有汉语语音学，研究英语的有英语语音学，研究法语的有法语语音学等等，而一般的叫普通语音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语音学又可以称为普通语音学。它的作用在于训练人们进行发音、听音、辨音和记音的基本技能。而利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语音学，叫实验语音学。

至于音韵学则不同。它是专门研究汉语的语音系统的，而且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汉字读音及其变化，属于历史语音学范畴。它是中国传统的一门学问，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有个专有的名称，叫“小学”。当初所谓“小学”和今天“小学”的含义没有多大的差别，根据《大戴礼记》记载，周代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又《周礼·保氏》上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保氏”是古代职掌教育的官名；“国子”是当时公卿士大夫的子弟；“六艺”则有不同的说法：早期的六艺，是指的礼、乐、射、御、

书、数，后来“六艺”又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但是学六种技艺也好，学六经也好，作为蒙童来说，首先都要学识字，故叫“小学”，意思是最基础的学问。到了汉代，就开始把研究文字的学问叫“小学”了。《汉书·杜邺传》：“初，邺从张吉学，吉子竦又幼孤，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邺子林，清静好古……，其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这里的“小学”就是指研究文字的学问了。

文字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字形、字义和字音的研究。我国分析研究字形最早的一部书就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距今将近一千九百年了。后来又有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等同类的字书。研究字义的书，最早的一部要算《尔雅》了。过去有人说《尔雅》是周公所作，那是不可靠的，但是可以肯定，它是不晚于秦汉之际的一部作品。它把先秦到汉初人们对经书的注解搜集在一起，编成了这么一部同义字或近义字的字典，属于训诂范围。类似这种按字义来编排的书，还有西汉杨雄的《方言》，东汉刘熙的《释名》，晋张揖的《广雅》等。在分析字音方面，我们在汉代的典籍里，只看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名词术语，如“急言”、“缓言”、“急气”、“缓气”之说，“长言”、“短言”之说，“闭口”、“横口”之说，“舌头”、“舌腹”之说等，但这些术语有的究竟指什么，还搞不清楚。另外，还有一些名称，如“声近”、“声同”、“读若”、“读如”和“读为”、“读曰”等，有的专用于注音，有的兼释通假字。至于专门分析字音的著作，出现得比较晚。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我国最早的一部韵书是三国魏人李登的《声类》，其次是晋吕静的《韵集》。但是这两部书早已失传，大概到唐代就很少有人看到过。现存最早的一部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的《切韵》。这部书把同音字编在一起，按四声分韵排列，是供作诗押韵选字用的。

到了唐代，这种研究字形的字书、研究字义的训诂书和研

字音的音书（也称“韵书”），就越来越多了，“小学”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也就是说，在汉代，“小学”只限于文字学的内容，到了唐宋时代，“小学”就可以分为文字之学、训诂之学和音韵之学了。唐宋以后，再经过元、明、清各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清人谢启昆编《小学考》，把古代分析字形、字音、字义的书搜集在一起，一一加以介绍。他把“小学”分为四类，除文字、声韵、训诂三类之外，还有一“音义”类，如《汉书音义》、《晋书音义》等。

就音韵学来说，后来又细分为三个部门，即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今音学”是以《切韵》系韵书作为对象，研究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语音系统的；“古音学”是对“今音学”来说的，它研究的对象是先秦两汉的诗歌韵文，而以《诗经》用韵为主要的根据，并且结合形声字，研究上古时期的语音系统。至于“等韵学”，它是以宋元以来的等韵图作为研究对象，最初是分析韵书中的反切。如现存最早的等韵图《韵镜》《七音略》，基本上就是分析《切韵》系韵书的反切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的。后来音韵学家又用它来研究、分析、描写近代的语音系统。到了清代，古音学家又利用等韵去研究古韵。所以“等韵学”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语音学，或者说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的语音学。“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的这种三分法，是中国传统音韵学的习惯分类，如果给它个更科学的名称，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三门传统的学问分别称之为“广韵学”（或“切韵学”）、“古音学”和“等韵学”。另外我们还可以以元代《中原音韵》系统韵书和分析近代语音的等韵图为对象，建立一门“近代语音学”（有人主张称“北音学”）。汉语音韵学就是这四个部门的总称。这四个部门也就是音韵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主要内容了。

那么，学习的时候，这四部分应该以哪一部分为主呢？我们认为，应该以“今音学”（即“广韵学”）做基础。这是因为，正是在韵

书产生以后，音韵学才开始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重要部门，而古音学又是在今音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早期的等韵学也是以《切韵》系韵书为对象的，所以说我们的学习重点应该放在“今音学”也就是“广韵学”上，或者说放在《广韵》这部书上也并不过分。

第二节 音韵学的功用

我们学习音韵学的目的总的说来是古为今用，细说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 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现代汉语的语音当然是由古代汉语的语音发展而来。音韵学就是研究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研究它是怎样发展变化到现代汉语的。

大家通过现代汉语语音学的学习，对现代汉语的音韵系统已经有所了解，知道它有多少元音，多少辅音，认识了它们的发音生理基础和物理基础。当然，掌握这些，一般是用不着音韵学知识的。但是在分析现代汉语的语音结构系统的时候，就和历史音韵学联系起来。现代汉语中讲声母、韵母、声调这些名称，就是用的传统音韵学的术语。我们如果要进一步考察现代汉语语音的声、韵、调的结合关系，没有历史音韵学的知识更是讲不清楚的。比如现代普通话里的g [k] ①、k [k']、h [x] 和z [ts]、c [ts']、s [s] 六个声母，只能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而不能跟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相拼。而j [tɕ]、q [tɕ']、x [ç] 三个声母的拼音规则正好相反。这是现代汉语语音的一个结构特点。这个特点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因为它们的来源不一样，演变的规律有所不同。另外，

① 方括号里是国际音标，不加括号的是拼音字母。下同。

我们讲四声，讲阴、阳、上、去这些名称，也是传统的。为什么平声分阴阳？为什么叫上声、去声，而不叫别的名称？这些也是和历史联系得很紧密的。所以说，现代汉语的语音结构规律，跟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是有密切关系的。只有懂得了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才能进一步掌握现代汉语语音结构的规律。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我们只有掌握了语音演变的规律，才有利于做好现代语音规范化的工作。为什么要搞规范化呢？因为现代汉语语音出现了不规范的现象，语音方面产生了分歧，需要加以选择，需要进行审音定音的工作。这个工作既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读音习惯，也要提供历史的根据。比如说“缔结”的“缔”字，过去有dì和tì两读，《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采取了dì，放弃了tì。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这是根据读dì符号语音的历史演变规律。“缔”字在《广韵》里属于去声霁韵。霁韵中的“缔”字有很多同音字，如“弟、第、递、逮、棣”等，既然它的同音字读dì，它也应该读dì，这是符合一般规律的。tì是“又读”，可以取消，因为它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又如“机械”的“械”字，过去也有两读：xiè和jiè，在某些方言中也有读gài的，现在的字典中采取了xiè的读音。为什么呢？这和古反切有关。“械”为胡介切，古为“匣”母字，古匣母字在今音齐撮两呼的前面都已变为x了，所以“械”字当读为xiè。将“械”读成jiè或gài，可能是受偏旁“戒”的影响。还有个“疾”字，过去也有jī和jì两读，现在的字典上一般采取阳平一读。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的反切是“秦悉切”，它属全浊从母入声字，按规律当读阳平不送气。其他如“卡车”的“卡”字，“侵略”的“略”字，“打五更”的“更”字等，读法历来有分歧，要确定哪种读法合乎规范，找历史根据是很重要的一条。而要找历史根据，就必须懂得音韵学。除上面举的那些例子外，还有些破读的字，哪些该破读，哪些不该破读，这也是需要音韵学知识的。

第三，调查方言、推广普通话也需要学习音韵学。大家知道，

汉语方言很复杂，但是这些方言又是历史形成的，所以普通话和方言之间都有对应的关系。这种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在实践中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些，如普通话声母为j、q、x的字，在广东梅县话里往往读g、k、h。学了音韵学，我们可以更自觉地去掌握它。例如“坚、牵、掀”三个字，普通话读jian、qian、xian，梅县则分别读为gian、kian、hian。似乎可以从中找到一个规律，即梅县话读g、k、h的齐齿呼字，普通话念j、q、x，这确实有不少例字。但不能包括全部情况。例如“笈、干、先”三个字，普通话也念jian、qian、xian，梅县话就不读gian、kian、hian，而读作zian [tsian]、cian [ts'ian]、sian [sian]了。可见，普通话的j、q、x，并不完全跟方言的g、k、h相对应。同样如“精、清、星”和“经、轻、兴”，普通话读音完全一样，而在某些方言中则读音不同，前者的声母读z、c、s，后者的声母往往读g、k、h。可见普通话中的j、q、x不光和某些方言中的g、k、h相对应，而且还和它们的z、c、s相对应。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它们历史来源不同。前者是从古代的z、c、s变来的，后者是从古代g、k、h变来的。南方一些方言如梅县话保存了古代的读音，到普通话中就发生了分化和合流，这种现象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解释得清楚。当然，这还是比较简单的例子。还有比这更复杂的现象。比如说普通话中“利、例、历、栗、立”的读音相同，即都念li，而在广州话中，这五个字的读音则完全不同，分别是[lei]、[lai]、[li:k]、[li:t]和[lap]，韵母都不一样。声调也有不同：前两个是去声，后三个是入声；同是入声字，收尾也不相同。这五个字音，历史来源本不一样，在《广韵》分别属于至韵、祭韵、锡韵、质韵和缉韵，广州话读起来有分别，说明它保存了古代的读音。相反的情况当然也是有的，如“因”[in]和“英”[iŋ]，普通话读音不同，而某些方言就没有分别。不光湖北、湖南如此，四川、山西、浙江、福建方言也多相混。这种普通话和方言的分歧的复杂现

象，只有从音韵学上才能够得到科学的解释。所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就是采用一个古音的体系，具体说就是《广韵》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调查方言，利用这个音系可以作古今的比较说明，便于寻找语言演变的规律。

(二) 音韵学对于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及汉语史的作用。我们知道，不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都是由语音、语法、词汇三个要素组成的。所以学习古代汉语，只了解它的常用词，只掌握它的词汇，只懂得它的语法，而不了解它的语音，那还是不够全面的，更谈不上学透了。

学习古代汉语，首先要运用许多工具书，其中不少是按照古音编排的。比如康熙年间编纂的《佩文韵府》，就是按“平水韵”韵目的次第排列的。依“平水韵”编排的工具书还有阮元的《经籍纂诂》、刘淇的《助字辨略》、朱起凤的《辞通》等。王引之讲虚词的《经传释词》则是按照传统的三十六字母编排的；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又是按照古韵十八部纂辑的。另外，旧的《辞海》、《辞源》虽然是按214部首编排，但要充分利用它，也要懂古音才行，因为它们是用反切注音的。如“一”字下注“衣悉切，质韵”，这里不光用反切注音，而且还注出了“平水韵”的韵目。要拼出它的反切读音来，要懂得什么叫质韵，就必须了解音韵学。专供学习古代汉语用的《辞源》修订本还特别把《广韵》的反切和声韵调注出来。又如查《康熙字典》时，我们会发现，它还采用了《唐韵》、《广韵》、《集韵》、《洪武正韵》、《古今韵会（举要）》等韵书的反切。这些都是音韵学要涉及的内容，所以不懂音韵学就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工具书，就会妨碍我们对古汉语的了解。

其次，一个语言的三种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词汇、语法都和语音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有些词字形是一个，现在的读音也相同，但意义不一样，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的读音实际上也不一样。如“易”字本有“难易”的“易”和“变易”（交换、交易）

的“易”的区别。它们只是字形相同，实际上古代读音也不一样：“周易”的“易”，《广韵》以豉切，属去声，寘韵；而“变易”的“易”，则是羊益切，属入声，昔韵。它们的声母是相同的，但韵母和声调本不一样，这就是说，它们原来意义不一样，读音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对它的古代读音有所了解，那么对它为什么会有两种意义，辨别起来就更清楚一些。又如“奸”字古代也有两个：一是“奸犯”的“奸”，《广韵》古寒切，属寒韵；一是“奸邪”的“奸”，本作“姦”，古颜切，属删韵。由于汉字简化，现代奸、姦才不辨，古书上的用法是有区别的，读音也是不同的。可见懂点古音，对我们辨析古代的词义是有帮助的。

古书中还有一些通假字，这些通假字是文字和语音的问题，也反映了词义和语音的关系问题。例如《诗经·周南·葛覃》的第三章：“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这首诗的内容是写一个贵族女子回娘家的，写她动身之前要洗换些衣物。“澣”（huán）现在简写成“浣”，就是“洗”的意思。那么“害”字在这里又是何义呢？要是从“害”字本身来看，是讲不通的。原来这是个通假字，它假借为“曷”，亦即“何”（什么）。“害澣害否”是说“洗什么衣物，不洗什么衣物”。在上古音里，“害”跟“曷”不光声母相同（匣母），韵部也同属月部。我们知道，古书里的通假字是很多的，所谓通假字，实际上就是古人在传抄记录口授的经书的时候写下的同音“别字”。明末顾炎武就曾这样说过：“读九经自考文始，而考文自知音始。”他的意思就是说，读经书要从考证文字开始，而考证文字，又要从考证语音开始。因为经书里很多问题都与语音有关。通假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个语音问题。对于这一点，清人王念孙说得更清楚。他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诂鞠为病矣。”（见王引之《经义述闻》）这几

句话很好地说明了通假字的性质，说明了字义和语音之间的关系。但是应该明确，通假也是有条件的：两个字必须是声音上相同或者很相近才能通假。当然这指的是古音，我们决不能用现代的语音去理解古书中的通假。某字是在什么时候假借的，就要按照什么时候的语音去破读，所以叫做“古音通假”。运用古音通假的原则去研究古书中的词义，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清代一些学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训诂，又懂得古音，所以在注释古书方面，在训诂学方面，取得了超过前人的成就。非但古人，现代学者也有根据古音通假的原则在考释古文字和古书方面解决了不少问题的，比如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策》，其中有句话是：“今王使庆令臣曰：‘鱼欲用所善’。”（庆：人名）这里的“鱼”何义？“鱼”通假为“吾”。因为“鱼”和“吾”在古代声母都是疑母[ŋ]，韵部也相同，都属于上古的“鱼”部。

其次，掌握了古音还可以用来考查词源，研究汉语词源学。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就是利用古音来研究汉语的词源的。比如他说“背”和“负”是同源字，两个字都是“负担”的意思，意义上相通；古音上也是相通的，都是属于上古並母之部，虽然今音已有很大的差别。象此种情况要是不掌握古音，是看不出它们的同源关系的。

再说，古代汉语语法和音韵学的关系也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比如古代汉语的代词为什么那么复杂呢？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只有一个“我”字，可是古代汉语中则有“我”、“吾”、“余”、“予”，还有“朕”，另外还有用得比较少的“卬”（áng）和“台”（yí）。“台”多见于《书经》；“卬”则是在《诗经》里常用作第一人称代词的，比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第三章：“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这个“卬”就是指代“我”。我们看，在古代汉语里，光第一人称代词就这么多。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从语音上去分析，就

可以发现，这些字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词的历史的或地理的不同读音与写法，从上古音来看，“我”、“吾”、“印”的声母都是 [ŋ]；“余”、“予”、“台”、“朕”的声母也相同，都是 [d]。它们的韵部也是比较接近的。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上册）中就把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分为 [ŋ] 与 [d] 两系。就是说，这是个古今方言的音变现象。岂但古代，现在也还存在这种情况，如第一人称代词的“我”字，各地的方音就有种种不同的读法，有的还有不同的写法，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大都是“我”的一声之转。

（三）音韵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首先谈谈古典文学和音韵学的关系。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的诗、韵文，就需要音韵学的知识，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韵文、诗歌的特点就是讲押韵，讲平仄的。而押韵是一种历史现象，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一般是按照他当时的语音系统来选字押韵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某些诗歌和韵文的用韵，就要懂得那个作者所处的时代的语音系统。当然有一些诗歌古今读起来都是押韵的，象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的“流”和“楼”，古代押韵，现代也是押韵的，再往上推，推到《诗经》时代也是押韵的。但是我们经常碰到的多数情况是，古代押韵的，现代读来不谐和了，象李白的《玉阶怨》就是这样：“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这首诗的韵脚是“袜”和“月”。今天北京人念起来肯定是不押韵的，一个韵母是ua，一个是üe，怎么能押韵呢？不仅北京，现代好多方言区的人读起来也不顺口了，只有少数地方，如山西晋城话，广东梅县话，福建厦门话才是押韵的。梅县“袜”念 [mat]，“月”念 [ɲiat]；晋城方言“袜”念 [waʔ]，“月”念 [yaʔ]；厦门“袜”念 [beʔ]，“月”念 [ŋeʔ]。现代普通话和许多方言读起来之所以不押韵，主要是语音发生了变化。象这

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实际上“祿”和“月”在唐代是属于同一个韵的，《广韵》在入声月韵。现在我们读起来不押韵，是因为许多方言都没有入声了，韵母也变得不同了，有的虽有入声，主要元音也发生了变化。这还只是说的唐诗，若是更早一些的韵文，现在读起来不押韵的情况就更多，比如屈原的《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韵脚“风”和“林”，就现代普通话来说，前者是收[-ŋ]的，后者韵母是收[-n]的，而广东方言读起来则是一个收[-ŋ]，一个收[-m]。不止现代方言不押韵，在唐宋时代的人读来，就已经普遍不押韵了。《广韵》里，“风”和“林”分属于两个韵，“风”在东韵，“林”在侵韵。只有了解了上古音，才能知道它是怎么押韵的，因为在上古音里，“风”和“林”同属侵部。

除了韵文之外，古典文学里的字义的考证，也是离不开音韵学的。可以说音韵学是基本功。不少研究古典文学的前辈专家，象闻一多、游国恩等先生，在音韵学以及在小学方面的修养是很深的。他们运用考证学去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个优良的传统值得继承下来。

不唯研究古典文学的是这样，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中国经济学史的，甚至中国法律史的，也需要音韵学方面的知识。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凡搞古代的东西，就要读古书，就要学习古代汉语；而要学习古代汉语就要碰到字的形、音、义的问题。至于古典文献的整理，就更离不开音韵学这个重要的工具了。

有人会问，学习音韵学既然这么重要，那么有没有办法把它学好呢？有的！下边我们就要讲这个问题。

第三节 音韵学的学习方法

有人问，学习音韵学难不难？我们说有难的一面，也有容易的一面。说它难，是因为学音韵学和学别的学科不一样。如古典文学、现

代汉语等，过去我们都多少接触过，而音韵学则是第一次接触。更麻烦的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又没有一套科学的记音工具，用不拼音的汉字去描写声音，去分析汉字的读音，因而就少不了要创立一套专门的术语，因此也就不免要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再加上过去的人讲音韵学、解释音韵学上名词术语，常常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好多概念既含混又玄虚，甚至于一些著名的音韵学家，也免不了犯这种毛病。象清代音韵学家江永在他的《音学辨微》中解释平仄时就曾这么说：“平声音长，仄声音短；平声音空，仄声音实；平声如击钟鼓，仄声如击木石。”本来平仄是不太难懂的东西，经他这么一描写，倒是叫人难以捉摸了。此外有人甚至还用“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色”（青白赤黑黄）、“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脏”（心肝脾肺肾）等去附会“五音”，本来按声音的高低、抑扬和发音方法、发音部位这样一些基本的语音概念，很容易解释清楚的一些问题，经他们这么一附会，反倒不清楚了，反而使人越学越糊涂了。所以人们总以为音韵学很神秘。再说这门学问本来就比较枯燥，加上术语很多，附会很多，所以学起来很头痛，明清时代确有人搞了一辈子也没有把音韵学搞通的，真是“皓首穷经而不知”。因此就使人产生了不愿意学和怕学的心理情绪，这种不好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

但是我们又说它不难，又说它容易，这也是有根据的。因为音韵学毕竟是一种口耳之学，就象学习一种语言或者一种方言一样，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学习音韵就是学习古代的语音，而且语音在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是最富于系统性的，它的声母、韵母都是有数有限的，掌握了它们，整个系统也就掌握了，所以学习起来确有它的便利之处。我们希望有志于学习音韵学的同志首先要破除迷信，要打破音韵学的“特殊论”、“神秘论”，那是一定能够学好的。

再说，音韵学本来是历史语音学，只要我们掌握了语音学的基本